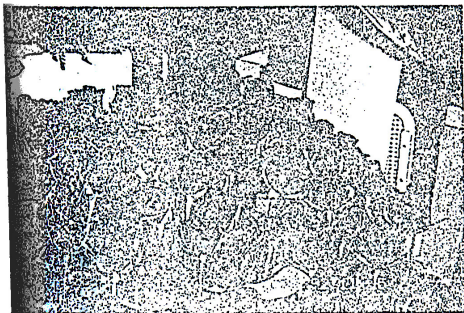


玫瑰的故鄉

林彬



玫瑰，玫瑰，我愛你。

我國早在幾千年前即孕育著這不可一世的花魂—玫瑰，翻讀玫瑰話史，也正如一部輝煌而蒼桑的中國史，多少文明滋長於斯而生根異域，澤及天下。浩浩唐山漢水，竟有寶無藏，凡我炎黃子孫，豈是有榮與焉？百年來的顛沛流離，列強蹂躪，兄弟鬩牆，生靈塗炭，祖宗遺蔭道德，斷喪殆盡，神州中土，一片苦海，更甯說繼往開來，天女散花了，玫瑰就在此悲壯的氣氛下，入贅洋門，投胎換骨而蔚成了今日風靡寰宇萬眾矚目的花神。我們可以求證於世界上所有HYBRID TEA ROSE（雜交玫瑰），其中的TEA就是中國獨有原種TEA ROSE香水月季（ROSA ODORATA），足見其一半以上血緣係來自我國土地；血濃於水，此“鳳情龍種”非我族類耶？東望“娘家”秋水欲穿。雖然玫瑰只不過是我們萬紫千紅群芳譜中之“一點紅”，然較其牡丹之豪華囂貴（寧死花下）、梅花之傲視風霜（嶺戰神華）和探菊東籬之雅緻，玫瑰始終認焉不辭，頂多來個“玫瑰，玫瑰，我愛你”。直到穿上玻璃鞋，其絢爛之風采始得以傾國傾

城（英國、美國以她為國花），其年銷二億株和為數不貲的鮮花，早已榮登花界經濟超強角色。

話說二千年前的漢魏時代，玫瑰多作為藥用，並已人工栽培於庭院，因為當時可耕地十分缺乏，食物糧作之需要超過一切，以致花卉的發展相當侷限。到了明朝（1368年）才能逐漸發展為觀賞和提煉香精外加藥用，然而也僅限於皇親國戚等御用，平常百姓人家豈敢偷香。據說苋菜也是被恩寵，即使天子腳下到處遍山滿谷都是苋菜、苋菜，也沒有人敢碰。目前中國碩果僅存的一些古老品種如秋水芙蓉、丹鳳朝陽等，不知是那位勇夫或趁改朝換代時開竄，然而留芳後世也鳳毛麟角而已。前幾年中國熱風吹遍歐美，他們重施故技引進一批所謂中國品種，後來才證實除了野生原種外，全是歐美品種回歸，證實了中國月季百年來之空白，令人遺憾！

究竟早期的中國玫瑰何以有此等魅力讓人留連忘返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終年重複開花的特性，在當時洋人的眼中那真是件不可思議的偉大發現（薔薇屬落葉灌木，年開一次花），還有其他如別緻的芳香（茶香）、蔓藤性、迷你小花等特性，無不被視為瑰寶，得之而後快。十八世紀即鬼使神差（傳教士）不拿白不拿，垂涎何止三尺，其中影響最深遠，點石成金的原種即有：月季（ROSA CHINENSIS）、木香（ROSA BANKSIAE）、香水月季（ROSA ODORATA）、玫瑰（ROSA RUGOSA）、巨花薔薇（ROSA GIGANTEA）、七姊妹（ROSA MULTIFLORA）、黃刺玫（ROSA XANTHINA）和小薔薇（ROSA MINIMA）等等，已為西方世界造

就了千萬動人的故事（目前已有二萬餘品種，參MODERN ROSE 10）。然其重要性仍歷久不衰，還是知名育種家的最愛，種苗商更捨不得放棄如此砧木良材（MULTIFLORA、ODORATA和MANETTI）；CHINA ROSE早已自成一格，新品種的名字也以“中國化”著迷，如“DRAGON'S EYES”、“SHANGHAI PRINCESS”、“WHITE PEARL IN RED DRAGON'S MOUTH”…等，還有世上獨一無二的“THE GREEN ROSE”綠玫瑰（ROSA MONSTROSA，即是ROSA CHINENSIS VIRIDIFLORA）非常奇特，凡此種種引人入勝，反觀她的故鄉，卻是燈火闌珊。

“玫瑰”一詞，廣傳於台灣和海外華僑口中，也是愛情的象徵；“月季”一詞則流行於中國國內，取其月月開花之意。其實玫瑰（ROSA RUGOSA）和月季（ROSA CHINENSIS）係二個不同品種，但全同屬於薔薇科（ROSACEAE）薔薇屬（ROSA spp.）。我們的鄰邦日本、韓國據古而能正本清源，通稱薔薇，並合乎了植物分類學命名倫理，“薔薇”原名“薔薇”音近韓文（장미），出自明朝李時珍之“神農本草綱目”；玫瑰則到了清朝趙學敏才將之列入“草綱目拾遺”，誰先誰後一目了然。再說玫瑰只是薔薇屬中之一種，如今喧賓奪主，反而雅俗共賞。筆者無意更正這美麗的錯誤，然而“月季”已廣用於大陸，文義之差異，實足以擴大和加深同文同種之猜忌與陌生，誠非我兩岸同胞所願，行文至此深感無力，從文字之簡化和繁體字之堅持，不談實用潮流和藝術的功能，就兩岸四十年來雞犬不相聞的隔閡，不是針鋒相對，就是背道而馳，秦朝一統天下之因素（同文同軌）是否還有凝結的機會？也讓“玫瑰”和“月季”正名，認祖歸宗？

今年一月份台灣花卉園藝第66期刊出農委會吳明哲科長的一篇專訪，令人鼓舞。吳科長理念清晰，針針見血指出政府協助“種原庫之建立，種苗法之推行”、“明確定位，長期研究”、“企業精神、品質升級”，宏規確然，我們由衷折服，吳科長並強調玫瑰無窮之潛力“會全心投入研究開發”，這真是一大佳音（LIKE A MUSIC）。想當年張恭祥先生讓“台灣的春天有玫瑰”，現在我們將可以期待“台灣的玫瑰也有春天”了，希望吳科長一語成籤。誠然花卉產業的決策，乃根植於本土資源，十幾年前恩師陳貴先生勘察台灣原產玫瑰凡十餘種（表一）蔚然可觀。因此，發展具本省色彩的玫瑰亦有發揮國粹的功德，再說玫瑰也能滿足單位面積產值的高經濟效益和產業可以世代相傳的考慮。且看今天有多少農友持有“幹他一票”再說的遊牧心態，我們不僅需要一個有前膽氣質，敢說敢做的舵手，也需要一個沈穩來穩住動盪不安情勢。發展必需要放，唯有規劃的開放才不致亂流，新鮮空氣可以提神醒腦，才可以看清“蒼蠅”所在；法是利民而非困民，太多的禁止是不做不錯的縮頭哲學，更是沒有道德良心的官威，真正親民並徹底瞭解民間疾苦的法制才能健全鼓勵制度，光明正大，不以“摸黑”為榮。瞧我們的大陸政策，已讓多少守法者錯失良機，反是“黑者”得逞。“建設台灣，關懷大陸，放眼天下”聲聲入耳，今天台灣的原種是否別來無恙？再轉過頭來看看大陸；蓬勃的錢潮、風起雲湧的經改，似乎清醒了多年的失落，月季不死，在這改革聲中已被冠上國家級重點發展科學（和吳科長觀點不謀而合），由專業學者陳俊倫教授、青年才俊馬燕博士推動，劍及履及，大江南北大肆搜集月季野生原種（圖一），數年如一日，現在已有了空前的成就，發現82個原種，佔世界41%，並以此來從事其抗寒抗病的育

花是友誼花是情，我們多麼期望兩岸的互動，良性而健康，隔海飄香，讓中國腳下也有一片繽紛樂土，玫瑰盛開！

陳雲提供

中 名	學 名	英 名	原 產 地
野薔薇	<i>Rosa bracteata</i> Wendl	Macartney rose	北、中、東
台灣野薔薇	<i>Rosa bracteata</i> Wendl Var. <i>Scabriacaulis</i> Lindl	Senshore rose	台北、新竹 台東
桃葉野薔薇	<i>Rosa cynosa</i> Traut.		北部
金櫻子、大金櫻	<i>Rosa Kanranensis</i> Masam		北山
台灣刺薔薇	<i>Rosa laevigata</i> , Michx. <i>Rosa lucida</i> , Franch. et Roch. Var. <i>formosana</i> card. <i>Rosa lucida</i> , Franch. et Roch. Var. <i>rosica</i> L.	Cherokee rose	北、中部 北、中、東
玉山野薔薇	<i>Rosa morrissonensis</i> , Hay.		花蓮
台灣野薔薇 (阿里山野薔薇)	<i>Rosa multiflora</i> , Thunb. var. <i>formosana</i> card	Morrison rose	中央山脈 阿里山
燕窩野薔薇	<i>Rosa pricei</i> , Hay.		中央山脈
台灣山薔薇	<i>Rosa sambucina</i> , Koizd. Var. <i>pubescens</i> (Hay.) Koizd.	Mountain rose	全島山麓
小金櫻	<i>Rosa taiwanensis</i> , Nak.	Taiwan rose	全島
高山薔薇	<i>Rosa taishanensis</i> , Hay	Glandular rose	花蓮、玉山

馬燕提供

[illegible]